

圈點

百子全書

掃葉山房發行

經國大典

卷之四

莊子南華真經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與相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子。夫春發氣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鮪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為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阨。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南榮趯時蹵然正坐曰。若趯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

此言耶。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趺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趺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趺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蒼蠅。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難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趺贏糧。七日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趺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眾也。南榮趺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趺俯而慙。仰而嘆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趺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趺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搗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趺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韞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韞者。不可繆而捉。將外韞。外內韞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趺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趺之問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趺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

己乎能脩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啜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挽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瞋瞬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趺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脩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脩者乃今有恆有恆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

不見其誠己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憯於志鎡錙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敦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

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剝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字也。有長而無本剝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出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己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字者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黜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腓脛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己為質使人以為己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鶯鳩同於同也。蹶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鶩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晚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羿工乎中

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俚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移晷。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謂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書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者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曰。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佚。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啟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

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鼯鼯之逕。踉跄位其空。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聲歟。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譬歟。吾君之側乎。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鎗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胷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駢乘。若張謂朋前。馬。昆閭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

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辭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墨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墨，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竊子於宋者，其命閭也不以完，其求鈺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

類矣。夫楚人寄而躡閭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鈎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吳王浮於江，鈐子狙之山，眾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莽。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玉，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予，以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眾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仲尼之

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德之所一者。道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諡。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弃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歆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歆曰：梱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至於是極也。九方歆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歆。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為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突。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

而終。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覲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蟲是也。擇疏鬣。自以廣宮大園。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弃知。於魚。得計。於羊。弃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樂也。其實量也。桔梗也。雞癰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鷦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撓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

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為己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摧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為。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玉。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擲提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聞其所施。其於

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恆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繆。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繫眾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為之傳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之名。羸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為之傳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

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愀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劒首者。呖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呖也。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上之著於己也。知上之適楚也。以上為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上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子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子。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子。子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子終年厭飫。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眾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荏葦。兼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漬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韋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蓄。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榮辱立。

然後觀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己乎己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仲尼問於大史。大史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史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積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人合并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就。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

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滔滔。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謂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覩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大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疎。未生不可忘。已死不可徂。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